

建設民主的今日

岡野進著

太岳新華書店發行

建設民主的日本

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野坂鶴）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

大會上的演說）

第一、我國的民主勢力

序：反對中途妥協

我對於毛主席的政治報告，完全同意。特別是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裏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警告中途妥協的危險，主張「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我認為這是最適合時宜的聲明。日本帝國主義者面臨着軍事的危機，爲了逃脫自己滅亡的命運，或者是有延殘喘，正向政治的妥協上而努力找尋着生路。最近成立的鈴木內閣的使命之一，也就在這裏。

不過，現在的日本政府沒有像意大利的巴多格利奧政府那樣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意思。日本統治階級的意圖，在於以殘存的陸軍的主力 and 海空軍的殘餘力量，固守日本本土（以及朝鮮

、歐洲、華北），頑強地進行抵抗，儘量地迫使盟軍「出血」（犧牲），另一方面，則竊伺同盟國之間的罅隙，策動政治的陰謀，他們企圖這樣來動搖同盟國方面壓迫敵人無條件投降的決心，在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之下來結束戰爭。他們的條件是什麼呢？想來最低限度也要保存我國現在的專制獨裁機構和軍部及其他反動勢力，而且還要保持殖民地。

這樣的條件，不消說同盟國方面是絕不能接受的。開羅會議的聲明中說道：「停止及懲罰日本的侵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而目，克里米亞會議對於德國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我們堅持不移的目的，是摧毀德國軍國主義及納粹主義，並保證使德國永遠不能再擾亂世界和平。」

毛主席主張這個克里米亞會議的方針一樣適用於日本，這完全是正確的。日本的軍部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必須徹底加以消滅。如果對於日本軍部及其支持者表示任何一點寬大，就只有使中國人民八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的太平洋戰爭所償付的莫大犧牲，徒然付諸流水。因為被寬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將秘密準備新的侵略戰爭。

可是，消滅日本軍部，決非容易。他們還保有有力的軍事力量。恰如逃回巢穴中的受傷的猛獸一樣，他們將動員一切的力量，頑強抵抗到底。這和歐洲戰場上希特勒的瘋狂抵抗是一樣的。

為了加速這種法西斯野獸的滅亡，而且要使我們的犧牲減少到最小限度，便不能僅僅依靠從外部進行打擊的同盟國方面的武力，還需要我國國內人民反戰、反軍部勢力的配合，這個人民的力量，不僅在結束戰爭上將起重要的作用，在戰後實現我國民主主義和確保永久和平上面，更將起決定的作用，日本的將來，將由這個力量的強弱來決定，這樣說也並非誇大。因此，我們日本共產主義者當前的重要任務，就在擴大並加強這一和平的、民主主義的勢力。我們現在正盡一切努力來完成這個任務。

可是，同盟國內之部份人士之間，有否定、或輕視、或輕視我國民主勢力之存在的傾向。這不僅完全錯誤，而且，假使這樣的見解成為有力的見解，則為世界將來之不幸。

那末，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見解呢？其理由之一，便是因為這個人對於我國究竟在條件上民主的勢力，並不十分清楚。

有人問道：

「能够背負將來的日本前進的政黨和勢力，到底在那裏？」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這樣回答：

「這樣的政黨和勢力都有。它們現實地存在着，潛在地也存在着。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日本共產黨、其他的民主的勢力、以及正在廣大人民當中成長着的反戰、反軍部的潮流。」

那末，對於這些勢力，我們有一瞥之必要。

一、人民的厭戰情緒和反抗運動

（一）戰鬥意志的降落：

軍部用刺刀鎮壓人民的不平和對於軍部的責難，殘酷地彈壓反戰、反軍部的運動，同時他們又動員一切宣傳機關，在人民當中煽起瘋狂的敵愾心、排外主義和戰爭熱。現在，像太平洋戰爭初期那樣「赫赫戰功」的宣傳，已不可能；於是軍部利用着琉球島、琉球島的失敗和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宣傳同盟國的勝利，就是表示日本的殖民地化、人民被屠殺和淪為奴隸，這樣來增加人民的恐怖心、憎恨和戰鬥意志。由於這樣的宣傳，不少的人民受了欺騙，追隨在軍部屁股後面。這種現象，特別是在城鄉中的青少年當中，甚為顯著；而農村比都會又要厲害一些。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現實的事實。

但是，不管上述的鎮壓和欺騙宣傳，自從塞班島失敗（一九四四年七月）以來，人民的情緒，

般地都經過了急速變化的過程。從倫敦珍珠港到瓜達爾納爾島的喪失（一九四二年夏），這一期間，人民充滿着樂觀情緒。可是，隨着日本所佔領的太平洋島嶼一個個被美軍奪回；隨着德國在歐洲不斷地敗退，人民對於勝利的不安和危機開始逐漸加深起來。不過，當時還相信着軍部所謂「聯敵深入而後覆滅之」的宣傳。然而，去年夏天以來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塞班島的喪失，接着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對日本本土不斷的轟炸，人民生活的極端貧困，另一方面，德國境內地敗退，這些事件，使我國人民的戰爭觀根本發生了動搖。去年九月被八路軍俘虜的一個士兵，叙述日本士兵情緒的變化如下：

「直到塞班島玉碎為止，還相信日本會勝利；可是，自那時以後，便想着有些危險。」（日本人解放聯盟召開的「國內情形座談會」一九四五年三月）

對於國內一般人民，也可以說是同樣的情形，現在，人民的情緒如何？待我用法西斯蒂自己的話來證實吧。

人民對軍部的信仰開始喪失。關於這，中井良太郎將軍中將憤慨地說道：

「我會聽到了很多難聽的話。而最難聽的是『因為叫要信賴軍部，所以就信賴了他們，但是，總于不是一個丟着一個丟了嗎？』真是豈有此理。……所謂軍部不可信賴，這句話本身就是反軍部思想。」（「青年讀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對軍部信仰的減低，就是「必勝信念的動搖」。對日本勝利的信心之喪失，連軍部自己也供認了。例如：急進法西斯的頭目橋本欣五郎將軍大佐無意中從嘴裏滑出了下面的話：

「當此非常之時，我自己也時時憂神疑鬼地想：戰爭就這樣子能行嗎？」（「現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在軍部當中，既然如此，那末，一般人民當然對於戰爭的前途深懷不安了。這種現象，在知識階層中特別強烈。關於這，某新聞記者像下面這樣感嘆道：

「德國什麼時候投降？」「其次就該輪到日本了！」在所謂知識份子的階層當中，不能說沒有陷入這種無聊的失敗主義的人們。」（「同盟世界週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時評」）

由於上述這種心情，不管軍部怎樣大叫大張的宣傳，但採取「戰爭防禦者」（大城戶憲兵司令官語）的態度的人是增加了。例如：反動的「讀賣新聞」，承認了這種現象，說道：

「臨到迫近危機之時，不可容許的戰爭意識的鬆懈，到底還是產生了，這種事實，隨處可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發行）

面對着這個事實，法西斯的思想指導者，大川周明發出了悲鳴：

「像現在國民的心情，可能的事情也變成不可能了。要把不可能的變成可能，想也不要去想。」（「新亞細亞」一九四四年九月號）

這個問題，在今年一月召開的議會上，也成爲一個討論的題目，有個議員說道：

「道德之十分頹廢，已成爲最近的風氣，其實例誠不勝枚舉。」（作田議員「朝日新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對此，小磯首相回答道：

「國民道德上，有不良之傾向，實堪憂慮。政府施策之不善，亦爲其原因，當力加改正。」

「戰爭意識的鬆懈」，在國民生活的各方面都表現出來，動搖並紊亂着軍部的「決戰體制」。

雖然有經濟警察嚴重的監視，黑市交易却廣泛地進行着。某一法西斯份子憤慨之餘，公開說道：聽說石原君（石原莞爾陸軍中將）常說：「日本人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墮落的」，不作黑市買賣的傢伙，一個人也沒有。滿不在乎，公開在進行黑市的，就是日本人。在黑市的交易上，真是一心呀！」（「東亞聯盟」一九四四年十月號）

由於作黑市買賣，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爲止的十六個月間，檢舉了二百十八萬三千人之多。此後，政府停止發表關於這類的數字，但從最近關於黑市的言論看來，可以窺知檢舉的人數更爲增加。現

機，促進日本經濟危機的通貨膨脹，其原因之一便是黑市。政府也承認這個原因。進行黑市買賣的主動機，雖說是生活問題，但是，可以認為這是人民對於軍部消滅反抗的一個表現。

（二）農村：

農民也沒有像軍部要求的那樣勞作。關於這，報紙上這樣地感嘆道：

「食糧必要量的生產，為今天的急務，但我農村青年，却令人感到缺乏皇國農民精神，真是遺憾。」（「朝日新聞」（東京）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

農民對於向政府「供出」大米，非常不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拒絕「供出」，或者是對於不公平的「供出」比率進行抗議。例如：去年春天由日本來到華北的九州和東北（日本地名）的農民，敘述了他們如何隱藏米穀。據他們說，除開極少數的「篤農家」（勤勉的農家），大多數的農民，差不多輕巧地把大米和紅薯藏起來，避免「供出」。這樣的現象，現在，在我國農村中普遍地發生了。不僅如此，還發生了農民對「供出」的抗議運動。

「我附近的村子（熊本縣）裏有一個班，由於「供出」比率過高，全班十幾個老頭子一齊蜂擁到小組長那裏去，結果把比率減低了。」（同上「座談會」）

由於抗議而被檢舉的事件也發生了：

「我那裏有個大日本農業會，這個會長在東京召開的模範農家表揚會上，演說道：「供出米太過勉強了。農民肚子裏能不吃飯！」結果被警察逮捕走了。農民大家都同情他，把他叫做「農民之師」。」（同上「座談會」）

甚至，不管政府如何鎮壓，農民對地主的鬥爭並未停止。政府發表了下面的統計：

租佃鬥爭（厚生省調查）

時 間

件 數

所在地區（町）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一、九一八

一、三〇四

六九三

一四、五八二

八、二二三

五、五五〇

註一：「町」約合中國十五市畝

太平洋戰爭後，鬥爭數雖然減少了，但仍然頑強地在全國繼續進行，我們必須注意這是在戰時痛下所進行的鬥爭。

(三)工人：

當我們轉過來看軍需工廠工人的狀況時，他們正用着缺工以及消極的和積極的怠工，回答軍部的剝削。而今天使軍部和軍需資本家最感頭痛的問題，便是如何防止怠工，例如關於工人的缺工非常之多，「沖氣會社」(東京)的一個幹部這樣說道：

「我們廠裏已經編成部隊組織，每晨召集隊長會議，但是缺工率一點也沒有改善。」(「實業之日本」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據常磐煤坑的一個礦坑夫的談話，在該煤坑的礦坑夫，每月不過作二十天左右的工，餘下的一星期到十天，便藉口各種理由休息。會社對此毫無辦法。

而且，報紙上報導了如下的事件：

「警視廳(東京)日前在整個東京都進行了前後十天的「不良狩」(對於不良行為的大規模取締)。

被檢舉者當中，怠工的有六千五百五十九名。」(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

以上的數字，僅僅是在街上檢舉的缺工者的數目。除此以外，缺工者之多，可以想見。因此，在各地對於長期缺工工人，組織了「督勵隊」。

就是到了工廠裏面，許多工人也盡量偷懶。作夜工時特別厲害。據橫須賀海軍工廠和日野重工業

會社（東京）的工人說，在他們的工廠裏，夜裏十二點以後，便讓機器空着轉，自己却睡覺去了，這是平常的事。這種現象，在別的許多工廠也可以說是一樣的。

甚至，工人的罷工也還在進行着。就是比實際數目少得多的政府的統計，也發表了下面的數目：

工人鬥爭（厚生省調查）

時間

件數

參加人數

一九四一

一三〇

一四、八七四

一九四二

二五九

一三、七五二

如和戰前的二千件左右比較起來，雖有顯著的減少，但必須考慮這是違反着鎮壓法令「總動員法」而進行的。這個法令，要處參加者三年以內的刑罰。罷工主要發生在軍需工廠，舉兩三件事實為例：日本有數的飛機工廠、名古屋的愛知鐘錶會社，一九四〇年春發生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這次失敗了，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又組織了罷工，獲得了勝利。在同一時期，神奈川縣川崎市某軍需工廠，也爆發了要求縮短勞動時間的罷工。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起，發生了有名的神戶市京工事件，據三萬五千工人的日本最大的川崎造船所的一部份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廠方沒有接受這個要求，結果繼續了幾天的怠工，不久就被壞了造船部、機器製造部的最大的旋盤，接着波及各工廠，破壞了幾架重要的機器。但是，這個怠工被警察鎮壓下去，四名領袖被處死刑。其他廿多名被處重刑。然而，這一事件却擴大到神戶市別的工廠，約有十萬工人直接間接地參加了怠工（被重慶國民黨所俘虜的川崎造船所一個工人的談話，這事是政府嚴守秘密的）。同年同月富士電報機器會社發生了罷工；同年十一月大寺（？）兩千名工人要求改良糧食，進行了一天的罷工。九州炭坑在一九四一年，常常爆發炭坑在一九四三年，都爆發了朝鮮礦坑未相當大規模的暴動。

（四）鬥爭意識：

以上，我用具體的事實，說明了我國動勞人民的情緒。這些厭戰、反戰的情緒，我們不能作過高的估計。這些情緒，一般地是自發的，而且還沒有蔓延到大多數人腦當中去，不能認為日本國內戰禍，在最近的將來，即將崩潰。即令如此，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我們人民，絕對不像在國外一般所想的那樣，都已成爲軍部的走狗。多數的人民，經過了犧牲甚大的八年戰爭，已經疲倦了，在他們當中，厭戰情緒濃厚起來。而且，他們對於軍部的價值和對勝利的信心，已開始消失。他們之中的一部份，已開始對於軍部消極的和積極的反抗，農民拒絕「供出」米穀，工人進行怠工，這對於軍需生產，是很大的障礙。然而最重要的是：這些怠工是由於下面的原因引起來的！

「人們指出，壓榨工人和其他從業員能率低下，是妨礙生產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今天的制度下面，如從業員的能率充分發揮起來，誰得到利益呢？那便是私人資本的會社。有着公的性質的職務，而是爲着增加私營會社的利益，本身不是矛盾的嗎？……」（「金剛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社論」）

工人們開始覺得這次的戰爭是爲什麼人的利益而進行的。這種自覺，在將來他們的鬥爭的發展上，有極大的影響。

過去，我國人民大眾，爲了自由和生活的改善，勇敢地鬥爭過。一九一八年，數百萬的動勞大眾，在全國各處掀起了「米騷動」，使反動的寺內閣垮台，獲得了不少的社會設施的改善。一九二二年，廣泛的民衆運動，獲得了「普遍選舉法」。農民爲着和封建的地主鬥爭，在各地組織了農會，進行了租佃鬥爭。在一九三七年，擁有二十萬七千的農會會員（一九二七年有三十四萬七千人），進行了四千八百次租佃鬥爭。工人爲着改善生活，組織了工會，進行了罷工。在一九三七年，擁有大約四十萬的會員，進行了二千一百二十六次鬥爭（參加者二十一萬四千人）。這些民衆，在一九三七年向社會大眾黨投了九十三萬的票。上述數字，在法西斯專政下的日本，決不算少。但是，九、一八事變

一開始，人民所獲得的東西，都逐一被軍部剝奪掉了。在軍部的鐵蹄下面，現在，人民被迫保持着沉默。

可是，在這種沉默底下，脈脈地流着民衆自由的要求和鬥志。他們只是等待着有利的時期。一旦軍部的統治開始動搖，那時他們將一致奮起，爲打倒軍部和建設民主的日本而鬥爭。

常盤坂坑一個礦坑夫說了下面的話，足以代表我國勤勞大衆的意志和情緒。

「三十歲以上的礦坑夫，大家都回顧着十幾年前轟轟烈烈的勞動運動，就是在現在的苦難中，他們的意氣也沒有消沉。他們說：『有機會就要起來的。』」

(五) 士兵的情緒：

關於前綫士兵的情緒，有一談之必要。中國解放區戰場方面的日本士兵的士氣，一年比一年下降。這是連杉山陸軍大臣在議會上都承認的。

「嚴正地維持紀律是戰勝的最大要素。因此，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但另一方面軍有相當龐大的人員，似有一部份人不知自重。」（「每日新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開小差的增多，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假裝生病而多加戰爭的事情，在老兵當中已經司空見慣。如獨立步兵三旅團的一個士兵，從礮堡的槍眼裏伸出手來，用手榴彈炸掉一隻膀子，達到了回國的目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士兵反抗上級的事件，也爆發得不少。這從下表所舉中國派遣軍法務部的調查中，可以看得出來。

對上級犯罪統計

時 間	殺害	傷害	威脅	侮辱	抗命	共 計
一九三九	無	三	一五	三	無	二二

一九四〇	五	二二	六四	六	一〇二
一九四一	二	一八	六二	八	九四
一九四二	五	一九	七一	九	一〇五
合計	一二	六一	二二二	二六	一一三三

在上面的統計當中，一九四二年十月湖北省應山縣，爆發了對中隊長暴行復仇的、襲擊中隊長的事件，有四十六名士兵參加，主謀者被處死刑。又同年十二月山東省館陶縣，因憤慨中隊長的不當而發生的傷害中隊長的事件，有十二名士兵參加，主謀者也被處以死刑。日本國內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普通寺陸軍野戰病院內，二百五十名衛生兵因不堪中隊長的虐待，計劃暴動，但事前即被發覺，全體受到處罰。

根據我們日本工農學校（延安的調查），該校全體學生當中，開小差和自動投降者的比率如下表所示，每年都有增加。

新來人員中逃亡者和自動投降者的比率（百分比）。（每年九月起至次年八月底止）

年 度	百分比
一九三九——四〇	一〇・〇
一九四〇——四一	三一・八
一九四一——四二	二一・四
一九四二——四三	四〇・七
一九四三——四四	四四・二

上述所有事實，說明了華北、華中日本士兵的士氣是怎樣的狀態。但是，在最近琉球島、琉球島、沖繩島及其他南洋方面的戰鬥中，日本士兵的士氣並不見得怎樣低下，為什麼中國解放區戰場的士

吳和南洋的士兵之間，有這樣的差別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有八路軍、新四軍和我們解放聯盟（反戰同盟）過去七年來對日本軍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政治工作。

二、日本共產黨及其活動

在我國革命的工人階級之間，有着勇敢的反戰鬥爭的傳統。如衆所週知的，當日俄戰爭爆發時，當時還年青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即堅決的向這個帝國主義戰爭作鬥爭。這個傳統，今天由我們日本共產黨繼承着。我黨一九二二年誕生之時，第一個行動，便是反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鬥爭。

此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從政友會，民政黨到社會大衆黨，所有各黨，都消極的或積極的擁護戰爭，而我們共產黨則毫不猶豫地暴露了這個戰爭的侵略的本質，集中全黨的力量對此進行了鬥爭。黨在東京、大阪和其他都市的街上，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立即撤兵」、「中日人民團結萬歲」的口號之下，組織了非法的示威運動。又在許多工廠、農村、學校內，組織了反對軍用獻金的運動，領導了反戰的罷工和怠工。而且，在兵營、軍港和軍艦內，組織了黨的細胞，出版了給士兵和水兵閱讀的報紙。在這些鬥爭中，數千黨員被逮捕，或被殘殺，黨的組織屢遭破壞，黨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由於這些英勇的鬥爭，教育了廣大的羣衆，使他們知道什麼是日本勤勞階級對於帝國主義戰爭必須採取的正確的態度。正因為有這樣的鬥爭，對此後的七、七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我們革命的工人就能够堅決的進行鬥爭。

然而，黨對七、七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採取了和對九、一八事變不同的鬥爭方法。後者可以說是少數人英勇的行動，而前者則採取了動員廣泛的羣衆起來鬥爭的方法，即提出「救濟出征士兵家族」、「支付出征士兵全部薪水」等民衆切身的要求，和改良主義工會內的羣衆結成統一戰綫，反對政府的戰爭政策。這個運動，廣大至相當廣泛的範圍，運動的威力使政府害怕起來，接受了以上的要求。和這

「合法的鬥爭同時，不用說，黨還進行了非法的反戰活動」

受黨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反戰、反軍部的言行而被憲兵和警察逮捕的，在這時期，不斷出現，例如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底止所發生的這種事件，憲兵當局的秘密文件記載如下：

反戰運動事件	二二〇件
反對軍隊事件	四一三件
誹謗軍隊事件	一二〇件
共計	七六三件

「七七」以後兩年零兩個月之間，發生了七百六十三件，因此，每天有一次反戰事件遭受當局的壓迫。

必須注意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也並未減少，相反地，却逐漸增長着。下面所舉的政府的統計，明顯地說明着這種情形：

違反治安維持法起訴的人數

一九三六年	一五八人
一九三七年	二二〇人
一九三八年	二四〇人
一九三九年	三八八人
一九四〇年（九月止）	一四五人

「治安維持法」是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的特別法，按上表所示，僅僅根據此法所起訴的，一九三九年的數目就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了二倍半。而這個數目只是起訴的，若將未逮捕的以及逮捕了而未起訴的合計起來，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數目。

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這條政府在開戰第二天，即在全國逮捕了三千名反戰份子。然而，共產主義者一天也沒有停止活動。例如：如上所述，一九四〇年愛知鐘錶會社的大罷工，是共產主義者所領導的。一九四一年川崎市的軍需工廠的罷工，同樣是共產主義者所組織的。這個罷工違反了政府罷工禁止法的空子，全體從業者都個別向工廠提出辭職書，進行實質上的罷工。這個戰術成功了，沒有犧牲者，罷工勝利了。

現在，我們共產黨爲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取消封建勢力和建設民主的日本目標而鬥爭着，黨避免「九一八」當時那樣的街頭運動，盡量擴大和加強力量，保存幹部，這樣準備着將來給軍部以決定的打擊的時機的到來。黨特別把力量放在軍需工廠內的組織上，那裏是黨的力量的大水池，並且是打倒軍部的堡壘。

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今天還頑強地繼續着。這一事實，是一般公開地承認的。例如最近一個大學教授說道：

「適用治安維持法的思想犯，近年來減少了，但至今尚未絕滅。」（小野清一郎法學博士，「觀代」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號）

從上面的話，可以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不顧一切的困難，怎樣在鬥爭着。

上述的學者又繼續說道：

「不做罪（冒濫皇室的罪），流言蜚語罪。此外，違反出版法、報紙法、言論出版臨時取締法等，似乎達到相當的數目……這些作爲反映國民思想動向的一個側面，實在不勝寒心。……總之，是反映反映國家的精神態度的。」（同上「現代」）

這就是說，採取反戰、反國家態度的人民達到「相當的數目」，在我國內發生着使整個軍部御用者「不勝寒心」的情況。

我們共產黨的活動，及其影響之下的廣泛的、人民的反戰的實行，成為我國統治階級一大威脅。例如在去年九月的臨時議會上，小磯總理大臣聲明：日本當前之大的問題，首先是國民的思想問題。至於現在黨在數量上的力量如何，不能具體敘述。但從過去所發表的各種數字，可以得到關於現在以及將來的力量的概念。

根據政府所發表的統計，自一九二八年起，五年之內，僅僅被逮捕的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即達四萬人之多。當時在黨的領導下，非合法的「全國勞動組合總聯合會」會員，超過了二萬。

像日本那樣要求極端秘密的國家，對黨員數目不能有更多的期待。但是，黨的影響，却為黨員數目的幾十倍。例如：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根據男子普通選舉法舉行的總選舉當中，黨支持了合法的「勞動農民黨」。左翼的和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了另外的政黨。政府對「勞動農民黨」加以殘酷的鎮壓。雖然如此，選舉的結果，勞動農民黨佔壓倒的多數，在全國獲得二十萬的投票。這些投票者，間接地支持了共產黨。又當一九三一——三二年，在黨的領導下出版的各種合法的左翼雜誌刊物的發行冊數，將近十萬冊，不用說讀者數達發行份數的幾倍。根據可靠的材料，一九三九年被列入警察的黑名單上的人數，約有三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左翼份子。

有些外國人根據報紙上警察的欺騙報導，以為日本共產黨僅僅是知識階層的小團體。但上面的各種事實，證明了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

現在，我們黨有廣泛的影響力。作為潛在力的黨是偉大的。因此，顯而易見，一旦軍部的統治瀕於危殆，黨就要飛躍的發展，在我國政治上起決定的作用。因為在侵略戰爭和法西斯軍部獨裁的十四年之間，人民能够實際體驗到怎樣的政黨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無論是民政黨、政友會、社會民主的社會大眾黨，當砲聲一響，他們即出賣人民的利益，積極的或消極的支持戰爭，把人們趕上戰場，將億萬的負擔加在人民身上，制定鎮壓人民的法律。這些黨的大部份首領成了軍部的同謀者。而只有

我共產黨，始終一貫反對戰爭和軍部，不顧一切迫害，爲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的正義進行了鬥爭，這個事實，人民用自己的眼睛看見了。

但是，我黨不僅在戰時是最勇敢的反戰、反軍部的戰士，而且在戰後的日本，在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並保證永久的和平上，黨也是最可靠的力量。這是過去二十四年由鮮血染成的黨的歷史證明了的。如果有人想在日本實現民主主義與和平，但却忽視或者是不愛共產黨，這是最危險的政策。這種政策，允許日本重新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道路，是製造新的戰爭因素的政策。民政黨、政友會、社會大眾黨等之不可靠，從這些政黨過去的行跡當中，還看得不明顯嗎？

三、舊「日本無產黨」

除了共產黨之外，作爲打倒軍部、建設民主日本的勢力之一，有舊「日本無產黨」。一般稱爲「合法的左翼」。這個黨是因反對右翼的社會大眾黨領導者的反動政策，而在一九三六年爲該黨所開除的左翼份子所組織的。日本無產黨在一九三七年的總選舉當中，獲得七萬六千票，做到選出黨的領導者加藤勤十爲議員。在黨的領導下，約有二萬個工會會員。黨的力量，還不僅如此。在社會大眾黨、以及工人農民的團體內部，也獲得了不少的支持。黨公開提出了「統一反法西斯政治戰綫」的口號，準備和其他各團體組織反軍部的共同戰綫，在合法性允許的範圍內，勇敢地反對了軍部的政策。但因此，軍部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逮捕了四百名黨的領導者和黨員，用暴力解散了黨及其所屬的團體。在這個黨的黨員中，有許多誠實的反戰、反軍部的戰士。他們現在正秘密地繼續着鬥爭。當然，牠們是實現民主主義可以信賴的勢力。